



四書匯叅

孟子

十

2673  
24-20



仁仁  
2673  
24-20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

貪昧無覺以知言

廉者有分辨

無知覺則

敦復堂

同本至也

無分辨矣頑夫懦柔弱也委靡不振以守言有立廉頑之變也志謂有堅立之志前篇或問小註前四節要刻劃清任和時之分量目所接言聲色該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事使二句以耳之所接言進退二句以一身之出處言治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汙免之意論伯夷一生並無治則進之時也此二句正須合看治須說得極太平亂字不必說得十分勞攘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言不忍居謂不居其地不忍是耐意非憐惜意思與鄉人處只是就不忍居而進推其心如此所以為清之極當紂之時三句摠證上文若另作一項說便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犯複未推到聞風興起便見是行造其極之聖人○新安陳氏曰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也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吾夫子則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其歸重聖之時上後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說統首二句是伊尹之狀其行次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末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語意相承當以首四句為主天之生民以下摠是發明尹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精言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是以君民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是以治亂為已任味兩何字便見自已已有轉移化導妙用此正堯舜君民本領故註以無不可訓之有此本領雖亂亦可為治所以治亂

皆進條辨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只是他任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已○按節節見任字精神故末用一語結出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者褊急瑣細以量言敦厚也餘見前篇翼註鄙狹陋也薄者苛刻寡恩以情言敦厚也爾為爾四句述其言句是事上之和次二句是處眾之和爾為爾四句述其言以明上二句之意○說統由立朝說到居鄉摠之不分爾我不懼世浼此即惠之寬處敦處○條辨頑廉懦立鄙寬薄敦觀聞風者而二聖之清和愈見都是極力形容他清

和好處與前要見他隘不恭者不同○精言清可以包廉與立志廉與立志不足以盡清和可以包敦與寬敦與寬不足以盡和若竟以此當清和分位則聞風者皆夷惠矣愚按固須看得有分寸然清和之遺風正從此可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

浙先歷反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

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集解去齊則接淅而行言其速去魯則曰遲遲吾行言其久去父母國之道是孟子解辭言外與去他國之道相對為類便有可速可久義在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言或泥專指去齊者

謬但速久俱主於去處仕則又推廣言之所謂舉此一端者謂舉此去之一端久速無不當可而凡平生之或速或久以至或處或仕無不各當其可也四可以是以時四而字是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處中之意則四而字語氣覺更分明然此亦只為下文聖之時起案耳須分看互看摠看則其義自得時字不宜遽顯○袁了凡曰孔子本不可以事數因叙三子之事而照言之故把久速處仕來說然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精言四可字辨之甚精便是智四而字處之極當便是聖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集大成可以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如此而後如此便是聖由於智

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蒙引遲遲吾行也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

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

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翼註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又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 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

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

一德名也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

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不能清但於

以為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

是無纖毫查滓而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各偏於一亦各盡

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

其德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於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

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之

謂也或問小註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中節

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

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

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

所及也○集註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一語已

該下二節立說○文集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

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彼其清且和也蓋得

於所以直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

子所以直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

乎和而一於和是以清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

四時之運溫涼寒煥各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

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煥而不能相通也○南軒張氏

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

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

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是任底意思在

語類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步意思便非

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

程子曰終

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

或

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

或

是任底意思在

他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步意思便非

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

程子曰終

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

或

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

或

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  
 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  
 則孔孟汲汲皇皇去魯去衛之梁之齊非無意者其所以  
 異伊尹者何也○問伊尹之任曰是任以天下之重雖  
 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駒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非○處多○說統清任  
 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精言從聖字分  
 出清任和時便已隱然見得三子是小成孔子是大成○  
 條辨自聖人言之他自以清任和時而成其為聖自後人  
 別之則各於聖之中而見其為清任和時愚按本文之字  
 者也字須如此融會而出  
 則品地既得語氣亦清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語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

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吳因  
 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  
 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眾小以為大也○精言孔子  
 之聖包羅天地兼綜百主自是無所不備然本章却對三  
 子說故云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入集大成是樂之名義惟  
 孔子聖智之事即樂之大成也○條辨時字是就變化之  
 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之條  
 理無不備具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措之宜集大成包  
 下智聖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妙用○集解集大成本擬  
 說樂字面上着孔子之謂四字分明是將樂之大成來擬  
 孔子玩註猶作樂者云云則集大成斷須說出樂若單說  
 正義便仍是聖之時話頭但要跟定集三聖之事從正意  
 說到喻意之謂二字方不落空而集大成亦不致占下實

位○首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成者樂

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

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

討之聲是死字作活字用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

言也精言猶言脈絡所謂一件是一件彼此各有頭項故

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

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

日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孝得箇絲頭智者知

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則是各拈得一邊耳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輯語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

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此愚按本文所

言智聖自專主孔子而言此處集註虛釋字義則兼三子

在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

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

就亦偏於一也語類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

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

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

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

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上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

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

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任

和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金聲

玉振只是解集大成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



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按此所云金聲玉八聲是編鐘編磬之類與絲竹一例乃十音自為始終者

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訕然也語類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訕然而止○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

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

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眾樂之終必以此

振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鈔鐘周禮鈔師註以

宜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大則特懸以收其韻

特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鐘特磬是首尾用者○語類古人作樂擊一聲鐘眾音遂作又擊

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眾音在裏面宣以始之收以終

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

成李九我曰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眾音之條理也

終眾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

大矣○集解所謂條理即眾音之節奏次第也集註脉絡

貫通無所不備緊連二者之間說必金以始之玉以振之

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兼摠於其內而無遺而五聲八

音無不備舉此其所以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

也或問小註此即從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看出○精義

○語類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

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眾引智者知之

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裹成就

也知與行是用工名目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輯

語凡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為眾始終之始終凡聖人

皆有智聖之事惟孔子智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智聖之

事○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

之聖相照○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

孟子集註本義卷十 萬章下 八 敦復堂

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說  
統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萬理畢照神而明之周於事始於  
曰始條理聖人之心至神至化萬變周流默而成之微於  
事後故曰終條理○集解智聖始終在孔子亦非真有先  
後就其一時微始微終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始條理  
終條理三字須一連說條理離了始終則無以爲綱紀而  
統貫之始終而離條理則更綱紀統貫箇甚惟聖人義精  
仁熟爲能統貫條理而始之終之○按智之事是言孔子  
智分上事聖之事是言孔子聖分上事或泥事字認作工  
夫南軒因以屬之學者而伊川亦以孟子爲學者言不敢  
載○文集孔子之謂集大成以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以  
而下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  
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  
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脩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脈絡也  
始窮其然而縷析分毫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  
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金  
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  
作也不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

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  
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  
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  
人之智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  
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  
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  
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振之未嘗有異然其所以振之  
者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愚按本文  
金聲而玉振之也語勢欹側金聲字微頓而字微轉玉振  
乏之字即指上所聲而言聖由於智意即此已寓不必顯  
然提撥預奪末節也○說統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  
而逗出聖智由聖智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金  
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旨則末節不得力

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  
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言此必非其自  
萬章下 九 敦復堂

言故疑其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中 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

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

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語類中便是中處○問孟子

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發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又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按此見力自不可少然本義却以巧為重○問巧力曰三子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

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而心三子則每入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如此則三字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問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其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文集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也○愚按上文始終條理固非始無以為終而孔子之聖非其聰明睿智何自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本節特取喻於射之妙兼巧力自是專主孔子而言○中在既至之後而所以中在未至之先與上節始終條理仍是一意但上節猶是分言本節乃合言蓋為智聖寫照巧力原拆看不得故末句只以其中非爾力使人言下領取○存疑此是以射之中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由於巧聖人之全德由於智見得孔子之所以異於

三子處由其巧力兼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

是以行之盡。語類問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

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

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

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

如此。否曰甚好。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

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以造極。卒至乎

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

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

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

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

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

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

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而進

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三子猶

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

也。按總註仍歸結到聖之時緣。孟子此章本是論聖聖字

也。內原包智字。到後二節乃抽出智對舉言之。集註又特

申明本領全在智上。蓋不如此。根究一番。則孔子所以異

於三子而為聖之時處。義終未顯。故語似更端在智而意

指歸宿。則仍還聖字分量。其論智正深於論聖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條辨如之何。一問是問班爵祿

之制度。非問何故而班爵祿也。故下言其畧。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輔氏曰。班爵祿之

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太典也。一則以士字與天下而不敢

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太典也。一則以士字與天下而不敢

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按此等意北宮氏問中尚不之及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

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蒙引所為兼并

則班祿之制有妨矣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惟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按畧字或以為闕略之畧或以為約畧之畧要之畧字只對詳字看詳者固不可得聞而畧者自不容盡泯看章內所列雖未委曲詳盡要亦綱舉而目自張不同挂一漏百亦非意為指數故趙註只主大綱言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

等

此班爵之制也輔氏曰位以爵定五等通於天下存疑此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

子下至子男皆是為君者六等施於國中此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中下士也○孫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埃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不足以及長入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而凡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入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而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一位字極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制多

不可減。少不可增。○徐思曠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着不得三代以後語。照去籍皆作防微杜漸，看不知君尊臣卑，實自秦始。若從帝制自為，尾大不掉，起見縱說得好。如主父推恩，柳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局面，須知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原是天秩天叙，天子不獨貴，庶人不獨賤，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星羅棋布，設官分職，自有中外一體，上下一德氣象。此乃先王天下大公定制，並無猜嫌防弊私見，莫向權術中覓生活。○輯語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思中原無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內。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本節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輔氏曰：田以祿分。○或問：孟子所論班爵

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蒙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不屬上。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說統：上節說天子一位，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集解：千里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集解：千里不在內，至如顛與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即如顛與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可作魯之封地論乎。○公與侯爵異而祿同者，外藩侯最尊，亦侯最大，而公乃天子所特設之爵，以待賓王者。故周制惟宋稱公，外此雖勳戚如大公，至親如魯衛，皆侯爵也。天子千里諸侯，百里此即君十卿祿之意，既不得降侯從七十里而專以百里處，公又不得更

加於百里之上以與公。而以百里待侯。故皆方百里。爵雖異而祿則同也。至於子男位同則祿亦同。又無論矣。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按書傳民功曰庸。既通姓名於天子則亦未有不考其功。

罪為黜陟者。本註雖以庸為通。然自可兼訓功字之義。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秋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趙氏惠曰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

例書

###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者。下三節則諸侯之施於國中者。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

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也。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為升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未失與。○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說統受地云者。視其所食之祿。以地為準。非受之以國也。○集解古者諸侯入為卿士。卿士亦出為諸侯。其分本相同。况諸侯擇禦於外。王臣輔治於內。其功亦相埒。故受祿應相等。不言公者。公侯皆方百里。外之公從侯。則內之公從卿。可例推也。○合訂重王臣固以尊天子。然亦是體統合如此。亦是天理分上事。非有防嫌猜忌之私心。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也。

###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士。士上士倍

也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

也 十倍之也 四四倍之也 倍加一倍也 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卿田三千二百

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 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 上

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 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 淺說徐氏

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

畝上農夫食九人起數耳 按此亦儘可得田畝人數之槩

太全所載管氏以開方法計之一條太瑣悉難據故不載

○語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

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

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

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

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集解上文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已是為國君制祿但只

大槩說此則條分君與臣之祿見等各不同看開首提太

君十卿祿乃正言國君之祿也卿祿四大夫方正說卿祿

大夫倍上士三句亦然同祿句亦正說下士之祿祿足以

代其耕足上句意代耕只就下士說蓋本文其字屬下士

不屬庶人在官庶人在官解在末節不得預占徐註田百

畝三字亦是從上面二百畝大槩說來其實下士雖列爵

於六等之內為已仕之臣亦祇有祿無田但受祿於官庶

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役者



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按士之無田。上土中土皆然。而集註却主下土說明其所以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如田之入也。但下土自爲一等。班行當以百畝食九人爲率。方合中土倍下土之數。徐註連下至五人三字。則預照末節而言。蓋末節以是爲差。自單主庶人在官者。未嘗兼爲下土設也。○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意。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天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以上其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蒙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集解：十倍者不

可減。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減。且卿祿不減。則大國次國小

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

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祿各有

不同。○國運小則事亦遞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

之費亦當遞減。此其所以

次國三之，小國二之也。

為差

食音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存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其所取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

等也。語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以至五人，此等差別是

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

等。○存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

煩簡而分。○徐辨：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

有輕重，事亦有繁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為

差也。若才有稱，否力亦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惰者

黜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徐思曠曰：看末節乃知先

王大經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

一毫不苟。方是不泄邇不忘遠。詳密經制，不是疎節濶自

後世立法每詳於上而畧於下。非先王以勞奠食之道也。若以

語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其功大者其食倍皆所謂代也節首耕者二字原從上文代耕字生來。○精言食五人以上只解一耕字末二句只解一代字庶人在官者之木苟能理煩使之耕必為上農不食以九人不可也才堪任簡使之耕必為下農不食以五人不可也本節正意只如此至井田封建相為表裏與重農馭吏無所偏倚及推而上之等論皆餘意也。○紹聞編本節言庶人在官者受祿之差不及下土想下土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

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語類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

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按此所云王制乃指周初王制而言若今禮經所載之王制則出自漢儒手又後於孟子矣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

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

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紹聞編周書分土惟三與孟子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集註

引程子謂禮書難盡信此為定論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

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翼註友其德也一章本指未節尊賢正應此句賢即德也。○徐思曠曰說箇友德便

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他不得。未世上驕下語皆從勢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挾二字。正按本塞源之意。說統人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亦惟能以德為友者自不可有所挾。故本文三不挾下以一友字煞友其德也。句下復以不可有所挾找太旨歸於友德而首尾却以不挾相回環。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收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蒙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

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愚按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之不出其家看出而五人之不有其家却正從獻子與之友看出末二句又忽作反掉正見五人之不有其家正見獻子之所以與之友一正一反都從對面寫照摠之只一友德自然不挾却不作一直瀉語純以虛景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須得賓主歷然才見語言歸宿。或問小註獻子是主五人是實。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辨條

蒙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事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亦可見矣。○愚按事我句亦非帶說。觀其語勢參差。乃正以事我一輩為師之友。之作襯。以見對有德之士萬無可挾耳。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

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按三則字一雖

字皆極形平公之敬亥唐而復以蓋不敢不飽也。一句足之以見大國之君其不挾貴有如此。文勢至此一歇。下乃轉身追入至處。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

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存疑。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

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堯友舜底意思在。○條辨。但以本節論引來證。不挾。似只重上半節。不重終於此。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為不挾之至。平公雖不挾。乃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故連說弗與共天位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堯之友。舜上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

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說統館貳室。是接遇之盛。亦饗舜

分。忘其形迹。而驩然賓主之相得。○迷朱四節皆為不挾。貴實証一步進一步至此節。乃為友道之極。則方帝館甥

則堯為主而舜為賓。及饗於舜。則舜為主而堯為賓。非惟畧君臣之分。并忘甥舅之誼。而講賓主之好。此為不挾之至。即為友道之極。○眾引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輯語天子友宰相。諸侯友匹夫。猶未為奇。惟天子友匹夫。遂成奇語。○愚按開頭說友德。說不可有挾。孟子胸中便已隱然有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陡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陡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陡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蒙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

○顧涇陽曰章內側重不挾貴說然貴貴尊賢義實相成故未節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或問小註末一節是論友總結體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條辨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尊賢之義似不敵貴貴之義或有疑其不一者故斷之以其義一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為當時挾貴而○此言朋友人倫之不友德者下針砭語平而意自側

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

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四書通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按總注結出友以輔仁此正是友德源頭不挾貴骨子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精言幣帛物也禮儀儀也便函

交以道二句在內○條辨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萬章必問其為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為不義之物而見其為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為當卻而不受○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辭便已各露大意○交際即暗指諸侯說○眾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劉上玉曰卻之堅也萬章疑交

際之閒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說統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

為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

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

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

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也

也有此心非恭矣○愚按只看他而後受之便心心念念有竊計其不義之意在就此遲疑猜度縱使勉而受亦非尊者之所堪到得不受則不恭之情狀益暴露而無餘矣故白文只消說得一面集註必補出兩面則其義乃愈顯耳○說統卻之為不恭泛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為不恭即就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愚按未有自家見得如此而人不以為如此者須并與說到方是對付何哉一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

邪或問小註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是直以不義卻之因致不恭之

請故請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顯彼之不義而我亦得以

全其操如此未為不可語氣乍看似從辭卻轉出心卻細

接只是就辭卻畧帶心卻轉出他辭請字一直貫下無以

而以相為呼應中間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只交以道如餽

是彙括上文語切莫因此模糊致隔語脈

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自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



此道與禮之分也。○邱月林曰：以道是有名，非無處而餽以禮是有儀文，非儀不及物也。○條辨：交以道，接以禮，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括出孔子為禮義中正之準，則是一章喫緊意思。○紹聞編：恭者交際之心，可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意，以心卻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待物之誠心。二者皆有所不可。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

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

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

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

說統引禦

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句理。脚

康誥周書篇名，越顛

越也。今書閔作賢，無凡民二字，讞怨也。

康誥凡民自得罪，冠攘姦宄殺越人

于貨，賢不畏死，罔弗慝，蔡傳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

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

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辭，此言欲殺之速，猶所

謂不以聽也。

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

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

闕之可也。趙註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仁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按此用趙註視他說較可通語類中一說殷受夏周受殷言受天下所不辭於今為烈是暴烈之烈亦或問所有朱子以為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或問小註問充類至義之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輯語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說統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然加一猶字便已見得非真盜矣子以為有王者五句不是為諸侯分解只是原理解得諸侯非禦得

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照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精言夫謂非其有數句正見取非其有原非真盜所以必教之不敗而後誅也上下兩層只一意○集解集註非便以為真盜正充類中透骨語充者推而滿之謂蓋論義到盡頭自是不可一毫妄取於人故才取非其有便有妨於義便有類於盜若不推勘到此雖同為不義之類而義中輕重大小自有等級不得比而同之諸侯畢竟不是盜也類無分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別義有差等自是盡情推勘不得

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按此處引孔子事較前交

以道接以禮又放下一格見得聖人不為己甚雖世俗所為未嘗有心示異况受賜不同獵較亦何為不可味本文猶字而况字所以深曉萬章也蓋萬章本意原非責備諸侯之猶禦只責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孟子之意固是平心以開釋諸侯之非盜却正據理以申明君子受賜之未為不可看而况受其賜乎正緊對上文

斯可受禦與及本節敢問何說也反覆切諭之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集解獵較是曾魯聽魯俗所為非必自同獵較也張氏以為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

知孰是從趙註則較音角乃角逐也角以方獵之時言從張註則較音教乃比較也較以既獵之後言但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上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註為長張說亦可參用○愚按以上論君子處辭受之義所以答萬章交際之問至此已畢下特因論孔子獵較而有所道及為之兆之說意實不與交際相蒙講章必欲前後牽合竟似君子意在行道一交際間便思所以為之兆者夫飲食周旋之細豈盡閑身世廢興而君子乃如此縈心則枉尺直尋將復何所不至此等說數害道不小宜痛闢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按集註特下因孔子事四字便見得非閑論交際本義矣

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集解此節三問

三答皆因孔子亦獵較句生來但問答俱一層脫二層不

必牽合前文到末節際可公養才即顧交際本旨○非事

道與一問意跟獵較然須渾說為下有奚先簿正祭器未

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集解先簿書二句見孔子正本清原本領與陰移默

奪妙用先字重看先是未獵較之先貫下二句上句器有

常數是大綱下句實有常品是節目獵較正欲其多而貴

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器物不多實有常品則異物又

在所不用矣故獵較將久而自廢也是不變俗之中自有

陰為變之者在簿書是載祭物之書祭器如簠簋俎豆之

類四方之食即獵較之物供簿正供簿書所正之祭器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語類事之端猶縫罅孔子所以

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

行也翼註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也

之果可行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

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

○按為之之字指行道為字見聖人深心處凡其仕魯時

辯論及此正不可脫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

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

年留於一國也集解兆足以行是就這朕兆上見道之可

其可行而不竟其行也而後去言不輕去意是以未嘗終

三年淹乃見其去之未嘗不決但此句却是推開泛論不

專指仕魯言○通節後兩重問答即首重問答意為之兆

固事道也不行後去亦事道也若認作委曲隨俗便失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

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賢之禮也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季桓子

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魯卿季孫斯也語類問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於定公而言

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

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

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

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

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

也又曰三家後來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

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都一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

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精言魯所

以弱者以三家有三都藏甲故也而家臣之叛亦即以此

故用孔子以制家臣使之墮都出甲還陪臣之權於大夫

季桓子之見也而制家臣即以制大夫還大夫之柄於諸

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按集註又下

因字可見後二

節只是牽枝帶葉而言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然後去此繳上節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

不卻之一驗也此并繳通章○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

精言際可公養之仕即前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意故集註以為此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說統論

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謂其道不過畧有可行耳乃孔子在當時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則今時諸侯苟善

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仕際可公養之心何必固卻以甘蹈不恭之咎哉愚按到此就

際可公養上迴應前文自可若於前面講交際處便說為仕進之地則於理體俱失之矣○徐思曠曰吾最怪交際

亦是行道此論興而借干謁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只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為獵較辯耳於交際何涉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問饋往還使時君見其平易近人以啟向用之機則與納交於癰疽侍人何異不

止枉尺直尋矣此皆權術作用以小人之心窺君子者也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道字原不是一樣按此條痛關時說極○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為透快

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辭受為主進退只帶言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逆透末句下文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

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蒙引此

章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既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  
 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仕。○條辨此章自是論為貧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為祿仕。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若謂孟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彼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為何物。無所為道。更說甚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諱。只是時當如此。行道之時自行道為貧之時。自為貧行道而假之以為貧。則絕無道為貧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此貧字與上為貧貧字稍異。上是家貧。此是祿薄。蓋仕不為道。

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但為未句埋根却正。

坐實為貧者。無容有奢望之意。○辭尊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也。二句不平。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蓋為貧者雖不主

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

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按辭尊居

卑二句。與上節只一樣。必疊言之。以起下二句者。蓋卑貧亦儘有不同。既是辭尊富而居卑貧。則必於卑貧中擇其最早最貧。其職易稱者。居之方是為貧者所宜。語意較上節又跌進一層。喫緊在宜字。○翼註抱關擊柝亦不限定為此官。只是舉例。以見其為卑貧之極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或問小註前三節章意已盡下

只引證推原耳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

委為為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

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為委吏

乘田是也又問或云委吏乘田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委吏乘田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煞有入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

見論語序說○或問小註會是總計計是分計茁肥貌言以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

祿薄而職易稱也

蒙引兩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吳因之曰要看稱職與行道所以異

處蓋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業濟乃為行道故委吏乘由職已盡而道不行○解語仕原主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會計當牛羊茁壯長此中正有絕大本領在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翼註玩而已矣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作不敢曠官職似高於而已矣字不醒○愚按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而已矣三字然是不苟若論孟子引言之意則而已矣只是言其職易稱方與本指相關二說以翼註為合然輯語意正須見到○語類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由則為乘由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可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或問小註末

居卑兩句註脚按集註所以字宜着眼○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非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事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取也○語類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說為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蒙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愚按知出位之罪則愈宜安卑貧知竊祿之恥則愈宜辭尊富如此看方見得兩句都是為為貧者說法下句乃不致別生枝節○翼註言高不但口說便有干預意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是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愚按此方是道不行非不行道也看首節註中道與時違便是與此相照至言高只是口說如為委吏言委吏為乘田言乘田此外別有指陳便是出位何待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越職干預乃為罪耶

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按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正見得為貧者不可以居尊也○徐思曠曰此章蓋為為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箇大閑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為貧而出取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為何事故云然但此法一開千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皆註為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是千古良劑○語類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日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規模逐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一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開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

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趕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馭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按此條無關本義然讀之可以增長器識故錄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士無爵士不得

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

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

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按萬章問

君餽之粟從上士之不託諸侯轉出而孟子答以君之於

君之周於義固有可處也禮以守分言義以處事之宜言摠見士無所於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

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按賜之則不受又從周之則受

轉出俱萬章善為推論處。○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祿士之自處當然也。○說統託餽賜三字宜辨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託乎彼其意低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述朱前三節是士之自處不惟不取比諸侯受託亦不敢比常職受賜雖自儕於氓而不為辱後三節論君之待士不惟能養又貴能舉雖如子思庶繆公之使而不為傲如舜受堯之上位而不為泰在士宜守禮在君宜重賢要看他錯綜變化逐節推求處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

分明示以使已拜受之勞

然此處且含糊說方留得下節子思以為鼎肉二句地

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

按萬章可常繼之問方疑餽之未必能繼也而不知常繼

自有其道不歿亟問亟餽非常繼乎而子思不悅以非其道也○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說約於卒卒字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不應餽固未有已耳○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

等氣象。○按自是臺無餽。繆公但知子舉用也。能養者未思之不悅。而究不知其所以不悅也。

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集解不能養便合不知繼粟繼肉之道始使之僕僕亟拜終自是臺

無餽兩層俱在其中。上帶不能舉說亦便有垂之於舜一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說

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飢又不可。故有如何斯可謂養之問。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

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條辨粟肉曰繼。只是不令匱乏之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數。謂有常數者謬也。○精義楊氏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

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

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悅賢之周也。○說統以上只說箇養君子之道。尚未及舉

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結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為養能尊乃成其為悅只是一意○上位只說為相所為共天位也○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按後三節只說君之待士而士之所以自待愈不容於或苟可知矣須迴合前文不得判然劃作兩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

非君臣但未在者與執贊在在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

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說統臣字輕是庶人自稱說名雖為臣實則皆庶人也問答意皆即指士而言禮只是安為下之分自重抗節意却在下文不往見義也內然循禮處即是義安義處亦是禮○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紹聞編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下因萬章有往役不往見之問而答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義路禮門正相應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呂氏曰人不我知則賤當役貴君子

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

所守蓋如此。○說統以分言曰：無人以德言曰士，往役則為燕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人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集註仍曰：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翼註：只在二召字生出下面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蒙引：此士字乃繆公所云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之士與下士以旂士字不同。蓋一是未仕，一是已仕，故朱子於彼處註明。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愚按：節首且字，即承上不往見義也。跌入言無論士不可往，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知君之所以欲見，則知君之

不可召士。知君之不可召，則知士之不可往矣。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故即就他欲見心事折之。○多聞與賢萬章亦隨意舉似。孟子即就他作兩重折辯。正深見其不可召也。須知是就一人疊說下文德字自兼賢與多聞。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蒙引：繆公亟見子思其詞，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集解：事之云乎，是子思述古人之言，豈曰友之云乎？是子思因古語以折繆公之言。下乃

孟子推明子思不悅之意豈不曰三字直貫至奚可以與我友以位以德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蓋日以位是全不論德臣何敢與君友今既曰友是即以德論矣既以德則子直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明以尊師重道曉繆公也觀乎此而士之不可召益見矣千乘之君以下就繆公推開言之仍歸本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

存疑以其所有事者招之也

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

旃旃質素無文猶庶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

龍能變化猶士之能變化也

也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旌以文采仕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采矣古人之招

各有意義說統通節以虞人為至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槩用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死不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

正解招之則來廢之則去者惟不賢之人則然耳召

之便是以不賢人待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說統庶人豈敢往哉一句從虞人上推出妙於覆舉上文

下文添此層况乎字乃越跌得醒○述朱以貴者之招招賤者是過其分故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屈

其節故不可往此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條  
辨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况可召與引虞  
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曰况乎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見君之不可召士而  
士之不可往應其召所以明往見不義之指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其首章曰有饑饉殍有抹棘七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君子所

輯語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為禮非二道也上文從門

字落人易認禮字為重引詩却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

路之義○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

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義

禮耳此正對會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按不以其

道其字即指定賢人道即禮義是也即此便可見責重諸

侯意○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

禮義從此出耳○精言去就正禮義大關頭能由出入自

須貼切章意○兩是字要着眼○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

去就辭受都從禮門義路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做

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

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

益之集註本義匯萃 卷十 萬章下 乾復堂



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非義不問小事大事一變萬化攻頭換面出來自家應酬他如利方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由是路出入是門底作用不論大小精粗經權常變無一不是義禮正如道路一舉足而不可不由如門戶一出入而不可或離然則當時諸侯必如何方得見在他國則幣聘在本國則就見非是則皆不以其道耳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按然則語

氣萬章非是疑孔子之非乃仍疑不在見之未為是也孟子索性與他揭明當仕之不能不應召乃愈益見未仕之

必不可應召蓋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比以其多聞召之以其賢召之矣其不容以彼例此只二語已斷盡故未徐氏曰孔子孟子易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指

地則皆然

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為士時則以正是時中之道故曰

孔孟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召透出前二節以分言自

按通章論士不可往見而

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六節以道言以分言即公孫丑章古者不為臣不見之意以道言即陳代章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之意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不傳贊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而不往見之意益明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或問小註取善是

其善也。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為本取善是友字神

理。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友也者友其

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

以勉强合也。按三斯字當如此理會。網聞編已之善蓋

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名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有高下也然後能盡友一

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此以取善言而有廣

狹也要看蓋字與盡字其進善也而取善益有地其取善

也而進善益無窮故曰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一鄉之善

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

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

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

則同志相求交脩以進寧有窮乎故尤不可不親仁取友

以盡一鄉之善若自以為足而不資之人則止於一鄉之

士而已一國亦然至於為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儘高然猶

以為未足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為至也。輯語此章不

是推廣交友正極善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

廓上去。條辨全是要萬章先定自家之識見品詣自家

到得那一步才友得那一步不然我先識不得他他亦不

屑與我友我如何友得註所謂廣狹者就隨我之高下言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

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

行也精義尹氏曰頌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

不能盡是以論其世也言上友古人須當論其所遇

蓋之集註本義

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而論也。○精言頌其詩讀其書不是至此才誦讀註中既觀其言下一既字分明頌讀是一向事特不可不於此字下知人工夫耳。○說統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誦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文不泥詩書。○徐徹弦曰古聖賢在千載之上邈不相接若不於其世上討論無以知其為人之實只紙上頌讀何益尚論者正欲得其人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也。○輯語頌讀論世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為明善。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

定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

之士矣。

尹氏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南軒張氏曰每進愈上所見者愈大則所取者愈廣

○牛春字曰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內未足二字是關鍵。○紹聞編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頌其詩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又以欲知其人尤當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由平千

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於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為尚友也。○論其世知其人則我能為古之人矣能為古之人則可以與古人之友矣。按此義亦與首節三斯字相關照。○李安溪曰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質之於理以得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為須此等人才識得此等人今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切。按此於常說之外另出一見地於章首孟子謂萬章之意乃非泛然故採入。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

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

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新安孫氏曰古人之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

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或問孟子

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啟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精義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強臣擅廢立之事乎尹氏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主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或問論之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其亦不然矣○翼註問卿是問為卿之道

###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西山真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以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按此條專論異姓之卿若所論貴戚易位之事真氏直以為後世不得行故不載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

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

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貴

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太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

之卿，太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愚按諫雖

過之不同，而其道總蘄於反覆，不然一諫而輒藉口於君

之不聽，則易位固難免，身犯惡名，即去亦悻悻小丈夫之

所為耳。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

於昌邑。事載前漢霍光傳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

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終



